

冬天的故乡

■张华梅

每次想起故乡,总是最先想到冬天的故乡,大概因为故乡温暖,让每一个想家的人,心底暖融融的。

对于童心未泯的人来说,冬天的故乡就是最为可爱的雪人。记不清雪从何时开始飘落的,起先是小雨,然后小雨夹雪,接着是小雪,最后竟然是一场大雪。本来,孩子们被家人看住,担心跑出去湿了棉鞋。可当漫山遍野都被大雪覆盖的时候,不要说孩子,就是大人的心里都在蠢蠢欲动。于是孩子们跑到雪地里撒欢,掷雪球,打雪仗,但最终,所有人的心思都会集中到雪人上。

堆雪人时,大家都是快乐的,你堆一个,我堆一个,比比谁堆的雪人最漂亮。后来,大家觉得小雪人没啥意思,就聚在一起,堆一个大雪人。这时,远远观望的大人也忍不住了,拿着工具加入进来。于是,冬天的故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祥和,一

个大大的雪人矗立在村头,也矗立在多年以后想家的人的心头。

对于浪迹天涯的人来说,冬天的故乡就是一个红红的火盆。在我记忆中,每到秋天,很多人家都会制作火盆。火盆很简单,烂泥里加入一些碎稻草,搅拌均匀,然后泥成盆的形状,在太阳下晒至半干,再拿到屋里荫干即可。如果晒至全干,火盆就会裂口,反而不好了。假如村里有人家烧窑制砖,就会把晒干的火盆放进窑内代烧一下,这样可以用上很多年。以前没有空调电暖器,冬天时,家中有老人的就会早早用上火盆。火盆烤火也简单,烧火做饭后剩在灶膛里的余烬,掏出来放到火盆里即可。到了三九严寒,就会燃上老树根。用火盆烤火,不禁可以提高室内温度,更能吸引人气。有闲暇的老人会聚在火盆边聊天,顽皮的孩子也来了,喜欢在火盆里烤东西吃,什么黄豆、玉米、扁豆粒、红薯干,烤

熟后全都香喷喷的。多年以后,在梦中,我还为之垂涎。

对于心有牵挂的人来说,冬天的故乡就是一幅民俗画。冬天虽然寒冷,却是父老乡亲们最为空闲的季节,他们利用这闲暇,好好地享受着生活的富足与闲适。在冬天的故乡,人们喜欢赶街上集,不管买不买东,只要天气晴好,总喜欢去集市上逛一逛,因此寒冬里的乡村集市总是最红火。冬天里,人们也喜欢走亲访友,探望老人,看望孩子,和多日未见的亲友叙叙旧,也能赶走冬天的严寒,令生活温馨从容。冬天的故乡,总是喜事不断,东家娶亲,西家过寿,善饮的人都会喝得歪歪扭扭,怡然而满足。

冬天因为有故乡的牵挂,才不觉得寒冷而漫长。冬天又因为有故乡的牵挂,而常常心浮气躁。冬天的故乡就是这样,存在于记忆深处,又经常浮现在脑海。



等待雪花叩门

■曹春雷

入冬以来,我一直在等待一场雪,一场下得酣淋漓漓的雪。

近些年来,冬天的雪总是下得不够畅快,老天爷好像应付公事,马马虎虎落下一些,然后就偃旗息鼓草草收兵了。地上只铺了一层薄薄的白,想堆个雪人都不成。

一个冬天,怎能没有一场像模像样的雪呢?雪是冬天的标签,若没有一场厚厚的雪来标注,那么这个冬天总让人怀疑是不是真正的冬天,是不是冒牌的。

于是怀念起过去的冬天。小时候,冬天的雪说下就下,鹅毛大雪飘飘洒洒,一会儿就把村庄染白了。树、房屋、田野,还有已经冰封的河流,一切都银装素裹。街上溜达的狗也驼了一身白,不时抖抖身子,将雪摇落下去,但很快,执拗的雪又给它披了一层白。它朝天汪汪几声,表达着自己的不满。

树上的鸟巢也落满了,喜鹊们时不时站起来,将雪撒落下去。这时候,它就会埋怨自己为什么要建造一个露天的巢呢,开始羡慕麻雀,看人家躲在屋檐下,风吹不着,雪压不着,多舒适。但当雪停以后,它就会忘记改造自己房屋的誓言,喳喳喳喳落到雪地上散步,得意地印下一朵朵“梅花”,给雪地盖上一个自己的印章。

下雪的时候,屋檐下的人也是慵懒的。一家人守着一炉火,可以什么也不干,只是听着外面雪落的声音,

说些或长或短的话。那些本来要冒着严寒忙着去赚钱养家的人,譬如那些走街串巷吆喝着贩卖粉条粉皮或者山货的人,还有那些靠手艺吃饭的篾匠、补锅匠、铁匠……这时也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自家炉前,望着窗外飘飞的雪花,自个儿宽慰自己:“不是我不想出去,是老天爷让我歇歇的。”

大雪一个劲地下,蹲在屋檐下的老农,端着枣木烟斗,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,悠悠地吐出一口烟,喃喃自语:“这雪下得好啊!明年又会是一个好收成。”在他的念叨声里,田野上的麦子盖着一层厚厚的“棉被”,酣睡着,做一个关于春天的梦。

有时候,雪下着下着,真的就大雪封门了。但人们不怕,拿着铁锹,在院子里掘出一条条通道来,像是挖战壕一样。自家挖得差不多了,再到街上去挖。家家各挖门前雪,一会儿“战壕”就相通了。无论大雪封几天门,都行。面缸的面早就准备好了,那是入冬前用自家小石磨磨的。青菜呢,都在菜窖里,土豆、萝卜、白菜,都有,想吃,下去拿上来就行了。有火炉,做饭不用愁。

夜晚,一家人守在炉前,说说笑笑。炉火很旺,红红的火苗舔着锅底,锅里咕嘟咕嘟炖着白菜豆腐,有时也有薄薄的肥肉片。热气溢出来,缭绕在灯光下。男人要喝酒,酒已烫得热热的,酒香氤氲在空中。

外面,雪花正轻叩房门。

乡村雪趣

■王国梁

真怀念故乡的雪。一场大雪过后,整个乡村便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,妙趣横生。

冬夜漫漫,人们的梦也是长长的。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,雪的到来完全是从天而降的惊喜。在某一个有梦的冬夜,雪跟手跟脚地来了,它们好像生怕惊扰了人们的美梦,也怕惊扰了酣眠的村庄,所以屏住了气息,没有丝毫的声响。雪就像一群长着轻盈翅膀的精灵,悄悄飞来,静静地落满世界。

早晨醒来,推门一看,竟是大雪盈门!那种惊喜我多年不曾体会过了,就像是忽然之间,梦中的情境变成了现实。顷刻间,乡村醒来了,人

们大声欢呼着:“下雪啦!下雪啦!”

雪铺了厚厚的一层,屋顶、树枝、矮墙、草垛、鸡棚、院子,全都是白的。洁白的雪,让世界变得粉妆玉砌一般剔透。父亲总是早早去扫房顶的雪,我也蹬着梯子爬到房顶。居高临下看雪后的景色,别有一番壮美。田野里白茫茫一片,雪地上还没有留下足音,光洁得如同玉石铺成。眺望远处的群山,全都成了白色的,白雪覆盖,掩盖了群山的棱角,山的曲线因此变得和缓有致,像个丰腴的美人儿。我忍不住大声朗诵起来:“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,欲与天公试比高!”

人在开心的时候总是情难自禁,总觉得不抒个情不足以表达此刻的

心情。父亲文化不高,但毛主席诗词背得滚瓜烂熟,他也像我一样,背起了《沁园春·雪》: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,惟余莽莽……”我不时纠正父亲那蹩脚的普通话发音。我们一边扫雪,一边背诗,不亦乐乎!

雪,带来无限欢欣。有动听的歌声从某个方向传来:“我爱你,塞北的雪……”村庄里的人们平素不发一言,但一场雪足以让他们展现热情与才情。

孩子们欢腾起来,朝着隔壁邻居家大喊:“出来玩啊!去堆雪人!”一会儿,街头、胡同口聚集了一群孩子,一起堆雪人,很快堆起一个高高大大

的雪人。东家的小三飞快地跑回家,拿了一只胡萝卜当雪人的鼻子。西家的山子也跑到家里,拿了只煤球当雪人的眼睛。一番打扮,雪人活灵活现,笑眯眯地看着这些欢快的孩子。

大家玩得正开心,不知谁的后背遭到一只雪球的“袭击”。他叫了一声,低头团起一只雪球,然后跃跃欲试,寻找目标。大家赶紧跑开,一场雪仗开始了……

真想念故乡的雪。

浓霜打白菜

■孙黎

玩儿时,我想,看了大半天也没有鸡,应该没事儿,就和她跑远了。

这一玩儿,忘乎所以。到了天黑,被三哥找到,我这才想起菜园里那些水灵灵的白菜来,想起到处乱刨乱啄的鸡。回到家,见父亲铁青着脸,知道大事不妙,一定是白菜遭了殃。没容多想,只听一声吼来:“跪下!”接着,挨了父亲一鞭子。

自此,我痛恨白菜,也很恨鸡。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,慢慢体会到父亲养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的艰辛。我也渐渐接受了白菜,开始学母亲的样子,用白菜去丰盈冬天的日子,让悠悠岁月变得有滋有味起来。

现在的北方,白菜一年四季都有,不再是冬季的专属。但唯有经霜的白

菜,那份水灵灵才可称得上精华。经霜的白菜去了疲软,变得厚实、脆生生。经霜的白菜褪了散散的张扬,细密中裹着稳重淡然。经霜的白菜,无论蒸、炒、炖、凉拌,还是包饺子、包子,都有了霜寒凛冽后的鲜美之味。这样的美,才赢得了“冬日白菜美如笋”之誉。

忽有一日,在网上看见一幅用白菜叶作衣服的人物画,栩栩如生,竟爱不释手。那飘逸的裙摆,素白的简约,一看,就知道是浓霜打过的白菜,绿得更绿,白衬托得更白,使人物在灵动中存了一抹端庄之气。看着这些本属于肠胃的平凡菜叶,突然充满诗情画意,不觉感叹,此时的白菜上升到艺术,也风情万种。

雪落无声

■米丽宏

亭一点与余舟一芥,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

一痕、一点、一芥、两三粒,字里行间是时空的浩渺无极。宇宙如此空旷,天地如此清寒,而人如此渺小。小舟徐徐行进在湖面,雪花雪地里,渐行渐远。

之后不久,大明湖如雪崩般坍塌。雪中西湖,只在记忆里留下一点小温暖。

南方的雪细密晶莹,北地的雪雄奇磅礴。燕山雪花大如席,铺天盖地,宛然胡毡。李白诗中的燕山雪,扯一片来,都能做成盖梦的被子。

把北地之雪翻出瑰丽、浪漫的壮美气派,是岑参,他笔下的雪,有香有色有暖有春意: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一夜之间,玉树琼枝,银装素裹,奇寒的胡地呈现出妩媚的江南春色。

雪落无声,落在纸上为好诗,落在心上成绝色。

雪花是打开往事的纽扣

■李季

每一片雪花都是打开往事的纽扣
旋转在岁月深处
如你 自昔日
不断地
出发 到达

在寒风里
与雪花重逢
我的心里
暖暖地
涌动着
爱意

雪花回旋往复
如思念一样任性
如思念一样
不厌倦地挥洒
在悲欢离合的人间
我情有独钟

每一片雪花都藏着一滴泪
每一片雪花都藏着一束火
如酒 让人恍然
让人迷失

雪花温柔
拥抱我的山河
我心有所属
眷恋每一个
飘雪的日子

食粥清欢

■潘姝苗

大雪节气,食粥养人。北方民谣说:“碌碌碌了门,光喝红黏粥。”意思是天渐冷,不串门,在家喝碗暖乎乎的红薯粥就美得很。

晨起煮粥,各色豆类被我投置锅内,白的黄的赤的紫的,咕嘟咕嘟慢慢熬出满屋子香气。一碗稀粥呈上来,就是一味舒畅调和的滋养品,熨帖至极。

粥为会意字,从米,从二弓。米指米粒,弓意为张弓。苏东坡有书帖曰:“夜饥甚,吴子野劝食白粥,云能推陈致新,利膈益胃。粥既快美,粥后一觉,妙不可言。”

刚成家时,早起不知食何,经常伴着闹铃踩乱市井,匆匆到临街的摊贩那里买些食物果腹。自从生了孩子后,再不能由着惰性过日子。煮粥,大概是女人持家的第一营生。

可别小瞧了熬一锅粥,抓几把米,舀几碗水,续几道火,都要拿捏分寸,细致讲究。唯此,锅里的水米才能彼此融洽,烧透火候,煮出的粥才不伤筋骨,新鲜耐嚼。

起初,我的粥艺不怎么如人意,水米交战,不是稀得白汤打浪,就是稠得锅沿打勺。日子久了,觉得婚姻和生活就像煮粥,要想绵软长久,必须守得平安不喧,朴素无华,于留白处游刃有余,分寸得当,才如一幅得意的水墨丹青,给人以可餐秀色。每遇头痛脑热、发烧感冒,或是

爱人酒醉反胃时,熬一锅白米粥,趁着微烫徐徐喝下,让身体散出些微汗来,瞬间便觉神清气爽。那酣畅体已滋味,像打通了任督二脉,赛过太上老君的灵药仙丹。怪不得陆游作《粥食》诗:“世人个个学长年,不悟长年在目前。我得宛丘平易法,只将食粥致神仙。”

粥煮得好,得下一番功夫,坚果之类可隔夜浸泡,凉水要一次加足,等水开米滚时,改用小火慢熬,执勺顺锅底划圈搅匀。当然,现在有高科技的电饭煲、电压力锅,只须转到煲粥的档位,一键搞定。

平常煮粥不宜繁杂,除了大米小米,再挑两样辅料即可,如花生、红豆、薏仁、红枣、莲子、栗子等。每年腊八,我都会熬一锅什锦八宝粥,除了选料一定得凑足八样,还别出心裁地加冰糖、枸杞、芡实、核桃等保健原料,美味之余让人吃得营养。但诸多口味里,我还是觉得白米粥最好,简洁素淡,清静柔顺。

“葦茸蒿笋试春盘,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苏轼的清欢实在难得,省略了尘世繁缛的迎来送往,灯红酒绿,谢绝了纸醉金迷的狂欢。想这世间一花一木、一草一叶皆为浮生,一沙一土、一笑一念都是尘缘。若有一处颐养身心的所在,就像一碗粥,在袅袅香气中徐徐地喝,慢慢地嚼,与凡尘两不相碍,于清淡中品出原味,不亦快哉。

